

記咸陽方音

劉文錦

我在開始寫這篇文章以前，應該聲明兩點：第一、這篇東西祇是我參加趙元任先生主講的語音訓練班時候的一個練習報告，其中固然有許多材料經過我自己的整理組織，可是關於主要音值的決定大部分都經過趙先生的改正：這是我應當聲謝的。第二、我的原籍本來是甘肅環縣，自從同治年間先祖父因為避回亂才遷到陝西來，現在所住的地方是在咸陽城東三十五里。所以本篇標題雖然叫做“咸陽方音”，而實際上祇是我所代表的這種語言環境裏的“方音”：這一種範圍也必須嚴格劃定的。

(一) 咸陽的語音

1. 聲母⁽¹⁾

p 白	p' 拍	m 墨	f 拂	v 勿
t 得	t' 特	n 拿	l 勒	
t 張	t' 昌			
ts 知	ts' 吃	s 識	z 惹	
ts 茲	ts' 雌	s 思		
tɕ 基	tɕ' 欺	ɲ 泥	ɕ 希	
k 格	k' 客	ŋ 額	x 黑	

咸陽方音一共有二十六個聲母，除去 [t] [t'] 兩母以外，大致都跟國音相似，所以

(1) 聲母表及韻母表所用的符號都是國際音標，為印刷省事起見，列表時一律未加方括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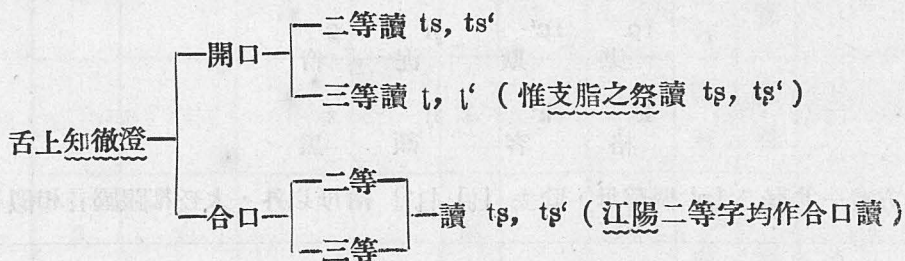
關於牠們的音值用不着詳細的敘述。但是其中也有幾點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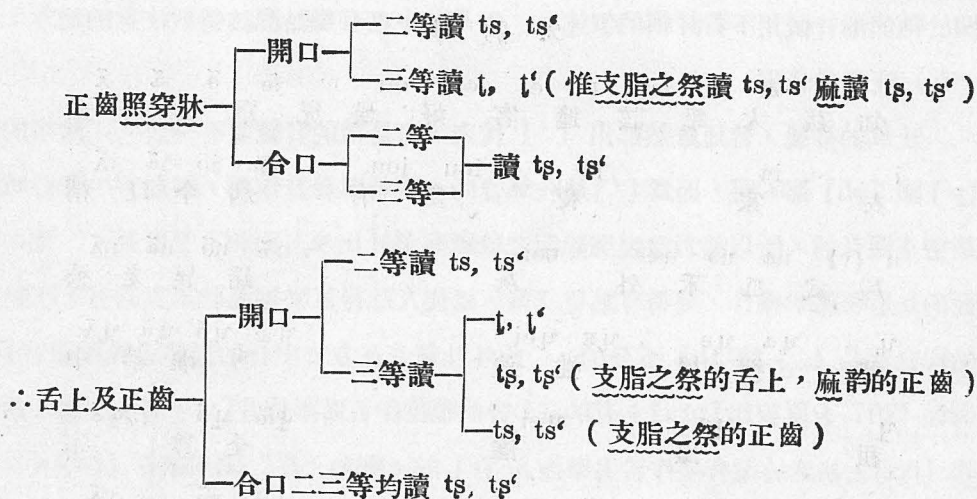
(a) 吐氣的音值

吐氣的符號，普通雖然都用 [‘] 代表，可是牠的音值並不一致。嚴格的說，[p‘] 跟 [ph] 都不同，因為 [‘] 是吐氣音的一種特別發音作用，例如 p‘，發音時聲帶是完全開着的，所以隨着破裂聲除阻之後祇有氣吐出來，而聽不見摩擦。而 ph 裏面的 h 是喉部摩擦音，聲帶有點兒靠緊，祇使人聽得見摩擦而聽不見帶音，不過普通的標音法是 [‘] 跟 [h] 不分的。此外吐氣音在方音中有的變作舌根摩擦音 [x]，例如“怕”太原讀作 [pʰa]；有的在 i 音前頭變作舌面摩擦音 [ç]，例如“皮”西安讀作 [pçi]，甚至於還有變作舌尖摩擦音 [s] 的，例如“皮”蘭州讀作 [psi]。然而在寬式標音裏，這個 [‘] 的符號祇是一個普通的大類，不管牠是純正的吐氣，還是舌根的摩擦音或舌面的摩擦音都可以拿牠代表。咸陽的吐氣音普通是近於舌根摩擦音 [x] 的，在 i 音前也有變作舌面摩擦音 [ç] 的趨勢，所以用嚴式標音應該把 [p‘] [t‘] [tʰ] [k‘] [tç‘] [tʃ‘] [ts‘] 七母寫作 [pʰ] [tʰ] [tʰ] [kʰ] [tʃʰ] [tsʰ] 跟 [pç] [tç] [tçç] 兩類，現在我把牠們一律用 [‘] 代表無非為求記音時候的簡便，但是在描寫牠的音值時，不能不加以詳細的分析。

(b) t 跟 t‘ 的條件

[t] [t‘] 兩音比較特別，是國音聲母所沒有的。本來屬於舌上知徹澄三母跟正齒照穿牀三母的字在咸陽方音裏有的讀作 [ts] [ts‘]；有的讀作 [tʃ] [tʃ‘]；而另外一部分便讀作 [t] [t‘]。牠們為什麼分化作這樣三種不同的音呢？據我歸納所得，牠們分化的情形並不是隨便亂來的，除去少數的例外，都有一貫的條理。為清楚明白起見，我把牠們分化的情形列作下面的三個表：





咸陽方音聲母表

部 狀 態	位	上唇	上齒	齒	齒齦	後齒齦	前硬顎	軟顎
		下	唇	舌	尖前	舌尖後	舌面前	舌根
破裂聲	不送氣	p			t	t		k
	帶音	p'			t'	t'		k'
破裂摩擦聲	不送氣			ts		tɕ	tɕ	
	帶音			ts'		tɕ'	tɕ'	
摩擦聲	不帶音		f	s		ɕ	ɕ	x
	帶音		v			ʒ		
邊聲	帶音			l				
鼻聲	帶音	m		n			ɲ	ŋ

2. 韻母

1	l	a	ə	æɛ	ɛ	ei	au	ou	ɐ	ǣ	ō	ǎ	ā
知	茲	大	歌	該	遮	客	好	侯	兒	單	真	庚	登
i		ia		iɛ		iau		iou		iǣ	iō	iǎ	iā
衣		家		夜		要		有		烟	今	江	精
u (v)	uɑ	uə	uæɛ		uei					uǣ	uō	uǎ	uā
屋	武	瓜	禾	外	灰					端	昆	光	公
ɥ	ɥɑ	ɥə		ɥɛ	ɥei					ɥǣ	ɥō	ɥǎ	ɥā
諸	搗	捉		拙	追					專	准	椿	中
ɥ		ɥə		ɥei						ɥǣ	ɥō		ɥā
租		撮		催						全	尊		宗
y	yɑ	yə		yɛ						yǣ	yō		yā
于	嗟	脚		絕						捐	君		窮

咸陽方音一共有五十四個韻母，其中應該特別提出討論的，約有五點：

(a) 合口韻頭的分化

在 [t] [k] 兩組聲母後面的合口呼，也跟大多數方音一樣，是拿 u 作韻頭的；可是牠在 ts 組後面就變成 [ɥ]，在 [ts] 組後面就變成 [ɥ]：這完全是受聲母影響所引起的分化作用。按瓊斯 (Daniel Jones) 所謂“音位” (Phoneme) 來講，這三個韻頭既然不會同時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出現，本來應該歸併作一個音位，不過為詳細審辨牠們的音值却不得不分析出來。所以我在這裏把牠們分作三個各別的音素而在方音羅馬字裏把牠們歸併作一個音位。

(b) 鼻收聲的混化

照切韻音系講，鼻收聲應當有 [-m] [-n] [-ŋ] 三個，可是在現代方音裏除去福佬話跟廣東話還能完全保存，其餘的大部分都混淆了。在所謂“官話”系統裏，[-m] 雖然失掉，而 [-n] [-ŋ] 還可以分的很清楚；我們咸陽方音在旁的方面也很同“官話”接近，不過 [-n] [-ŋ] 兩種收聲却一律演化作“鼻韻” (Nasalized vowel) (1)，跟普通“官話”完全不同。這不單咸陽一處的方音為然，西北方音差不多都有這種特徵。照我看，這於古韻學家所謂“對轉”的解釋，很可以給不少的

(1) 這種鼻韻嚴格說起來應該是元音後面隨着鼻摩擦音 [ŋ] 跟法文式的鼻韻不同，現在為記音時的簡便一律用寬式標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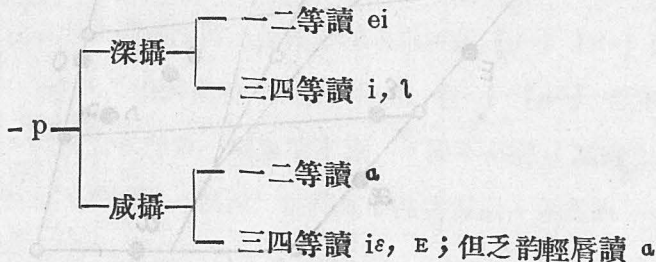
暗示。牠們演化的結果 $[-n]$ 跟 $[-ŋ]$ 已竟不能分別，如果還要找一點殘留的痕跡，那祇有從元音的洪細上來窺測。照我所觀察， $-n$ 以前的元音較弇，而 $-ŋ$ 以前的元音較侈。所以“單”照切韻音應讀作 $[tən]$ ，“唐”照切韻音應讀作 $[‘dæŋ]$ ，牠們的主要元音本來是一樣的，然而 $-n$ 跟 $-ŋ$ 混化以後，牠們所以還沒有變成一韻，就因為舌尖鼻聲 $[-n]$ 使 $-a-$ 演化為較細的鼻韻 $[æ̃]$ ，而舌根鼻聲 $[-ŋ]$ 還能保留牠原來的主要元音而變成鼻韻 $[ɑ̃]$ 。同樣，“真” $[õ]$ 跟“蒸” $[ǎ]$ 的分別也可以用這個道理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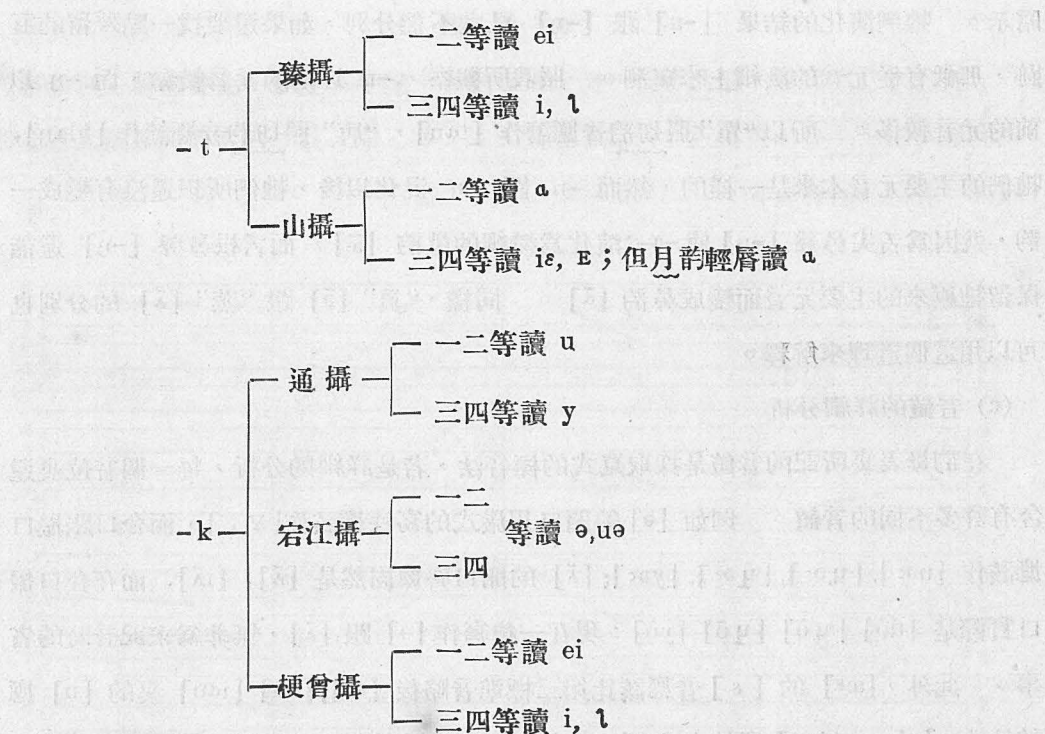
(c) 音值的詳細分析

在韻母表裏所記的音值是採取寬式的標音法，若是詳細的分析，每一個音位裏還含有許多不同的音值。例如 $[ə]$ 的開口用嚴式的寫法應該作 $[v_Λ]$ ，而合口跟撮口應該作 $[uɔc]$, $[yɔc]$, $[yɔc]$, $[yɔc]$; $[ǎ]$ 的開口齊齒固然是 $[ǎ]$, $[iǎ]$ ，而在合口撮口實際是 $[uõ]$ $[yõ]$ $[yõ]$ $[yõ]$ ：現在一律寫作 $[ə]$ 跟 $[ǎ]$ ，無非為求記音時的省事。此外， $[æ̃]$ 的 $[ε]$ 音應該比第三標準音略後 $[ε_4]$; $[au]$ $[iau]$ 裏的 $[u]$ 應該是 $[ɔc]$; $[ou]$ $[iou]$ 裏的 $[o]$ 應該比第七標準元音稍低並且圓脣的程度稍淺 $[o_7^1]$ ：現在一律都用寬式的寫法，不過在描寫語音的細微分別時，得要加以說明。

(d) 入聲收聲的變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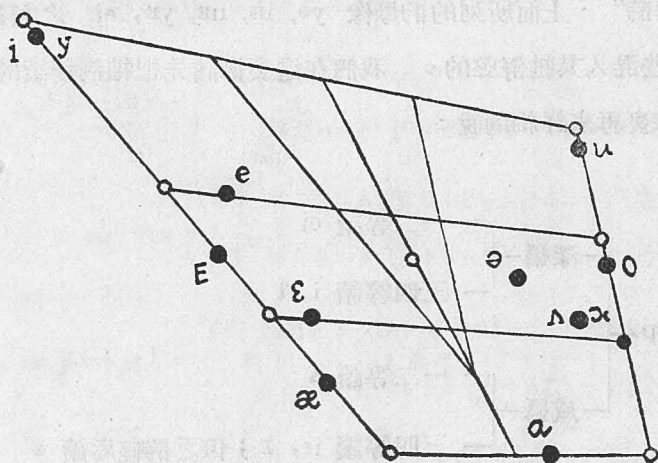
入聲的收聲 $-p$, $-t$, $-k$ ，在咸陽方音中早就不存在了。牠們變讀的結果都成了沒有收聲的“陰韻”，上面所列的韻母像 $yə$, $iə$, $uə$, $yə$, ei 之類都是從入聲變來的；另外還有些混入其他舒聲的。我們在這裏應該先把牠們變讀的情形，略述如下，等到第三章裏再來詳細的說：





我們看上面的表可以知道深臻梗曾四攝入聲的演變是相似的；咸山兩攝入聲的演變是相似的；祇有通攝跟宕江兩攝各自成一系統；牠們混淆的情形比舒聲尤其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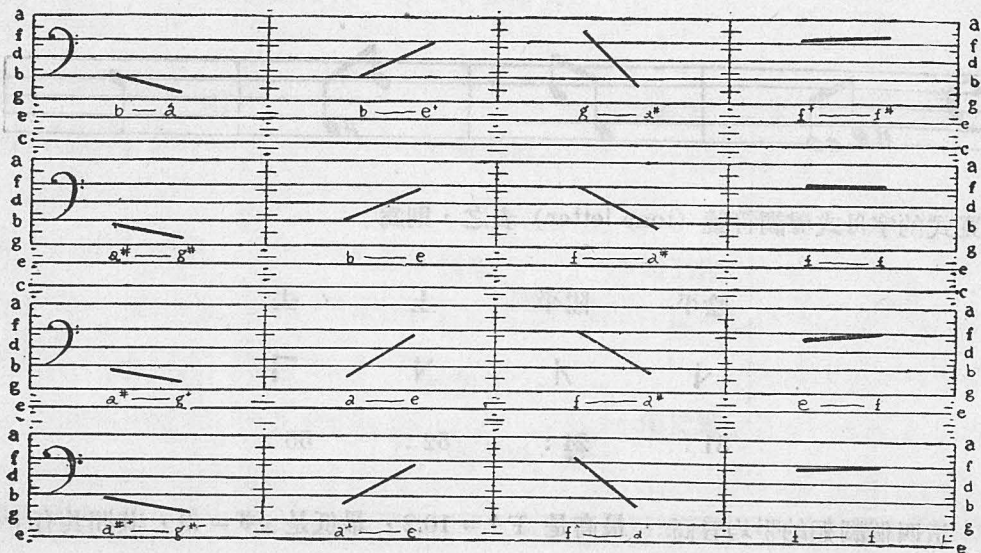
咸陽元音舌位圖



○爲標準元音； ●爲咸陽元音。

3 聲 調

咸陽方音的調類，跟北平音一樣，祇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可是牠們的調值却跟北平音相差很遠。我曾經用“衣，移，倚，意”四字作例，讀入蓄音機四次，所得的結果如下：



今以 $g=0$, $g\#=1$, $a=2$, $a\#=3$, $b=4$, $c=5$, $c\#=6$, $d=7$, $d\#=8$, $e=9$, $f=10$, $f\#=11$, $g=12$, 每個半音=1, 則咸陽四聲的平均音高應為：

$$\left. \begin{array}{l} \text{陰平} \left\{ \begin{array}{l} \text{最高音} = (4+3+3+3.5)/4 = 3.4 \text{ 弱} \\ \text{最低音} = (2+1+0.5+0)/4 = 0.9 \text{ 弱} \end{array} \right\} = a\# \text{ 強} - g\# \text{ 弱} \end{array}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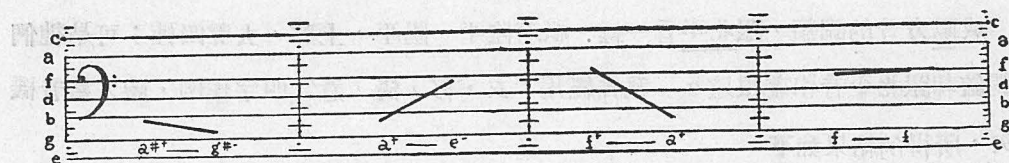
$$\left. \begin{array}{l} \text{陽平} \left\{ \begin{array}{l} \text{最高音} = (4+4+2+0.5)/4 = 2.6 \text{ 強} \\ \text{最低音} = (9.5+9+9+8)/4 = 8.9 \text{ 弱} \end{array} \right\} = a \text{ 強} - e \text{ 弱}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上聲} \left\{ \begin{array}{l} \text{最高音} = (12+10+10+9)/4 = 10.2 \text{ 強} \\ \text{最低音} = (3.5+3+3+1)/4 = 2.6 \text{ 強} \end{array} \right\} = f \text{ 強} - a\# \text{ 強}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去聲} \left\{ \begin{array}{l} \text{最高音} = (10.5+10+9+9)/4 = 9.6 \text{ 強} \\ \text{最低音} = (11+10+10+9)/4 = 10 \end{array} \right\} = f \text{ 弱} - f \end{array} \right\}$$

記咸陽方音

以樂譜表之則爲：



或



以寬式的字母式聲調符號 (tone letter) 表之，則爲：

陰平	陽平	上	去
∨	∧	∨	∟
31 :	24 :	52 :	55 :

這四個調類的平均音高，最高是 $F^{\#}=10.2$ ，最低是 $g^{\#}=.9$ ，其間共有十個“半音”，所以聲調符號的一度約當 2.3 半音強。

聯詞上一字的聲調陰平在本調前變 24，在陽平，上，去前變 11；上聲在本調前變 31，在去聲前變 53；其餘的不變，例如：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山	人	酒	路
陰平	多 ∨∧	無 ∟∨	有 ∟∧	看 ∟∟
陽平	多 ∨∧	無 ∨∨	有 ∨∧	看 ∨∟
上聲	多 ∨∧	無 ∨∨	有 ∟∧	看 ∟∟
去聲	多 ∟∟	無 ∟∟	有 ∟∧	看 ∟∟

照上面的例子看，陰平作聯詞上字的時候，變化最大。可是陰平二字相聯，

必得下字重讀然後上字的聲調纔發生變化，如果下一字輕讀上字就不發生變化了。

例如：

青	山	真	高	登	東	山	巔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先	登	山	巔	先	登	東	山 巔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此外，幾個上聲字聯讀的時候，輕讀字的音高都有降低的趨勢，例如：

你	有	好	酒	我	早	想	打	你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我	早	想	買	點	好	酒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至於古音的入聲字在咸陽方音裏分別變入陰平跟陽平兩類。牠們的變化條理同古聲母很有關係。這在下文還要詳細討論。

(二) 咸陽方音羅馬字

爲代表咸陽方言的音類，我也根據國語羅馬字的體製擬了一套咸陽方音羅馬字，其式如下：

(1) 聲母

[p]	b	[p']	p	[m]	m	[f]	f	[v]	v
	白		拍		墨		拂		勿
[t]	d	[t']	t	[n]	n	[l]	l		
	得		特		拿		勒		
[t]	j	[t']	ch						
	張		昌						
[ts]	j	[ts']	ch			[s]	sh	[z]	r
	知		吃				十		繞
[ts]	tz	[ts']	ts			[s]	s		
	茲		雌				思		

[tɕ] j(i) [tɕ'] ch(i) [p] gn(i) [ɕ] sh(i)
基 欺 泥 希

[k] g [k'] k [ŋ] ng [x] h
格 客 額 黑

y 移 w 吳 yu 于

(2) 韻母

陰平	陽平	上	去
[ɿ, ɪ]y (失思)	yr (十詞)	yy (使死)	yh (世四)
[i] i (衣)	yi (移)	ii (椅)	ih (意)
[u] u (烏猪租)	wu (吳無軸族)	uu (五武袁祖)	uh (誤柱務醋)
[y] iu (欲)	yu (魚)	eu (雨)	iuh (遇)
[a] a (他)	ar (爬)	aa (把)	ah (大)
[ia] ia (家)	ya (牙)	ea (雅)	iah (亞)
[ua] ua (瓜搗)	wa (鐸)	oa (瓦耍)	uah (娃)
[ya] iua (嗟)			
[ə] *o (哥)	or (鵝)	oo (我)	oh (餓)
[uə] *uo (科弱索)	wo (馱昨杓)	uoo (果所鎖)	uoh (過錯)
[yə] iuo (約)	yuo (學)		
[ɛ] *e (遮)	er (徹)	ee (扯)	eh (射)
[ɪɛ] ie (曳)	ye (爺)	iee (野)	ieh (夜)

[uɛ]	*ue	we		
	(拙)	(嘜)		
[yɛ]	*iue	yue		
	(月)	(概)		
[ɛ]	*ai	air	ae	ay
	(栽)	(才)	(采)	(菜)
[uæɛ]	uai	wai	oai	uay
	(歪)	(壞)	拐捧	帥外
[ei]	ei	eir	eei	ey
	(德)	(特)	美	(妹)
[uei]	uei	wei	oei	uey
	(國吹催)	(回誰隨)	(腿水嘴)	(對睡碎)
[au]	au	aur	ao	aw
	(蒿)	(豪)	(好)	(套)
[iau]	iao	yao	eao	iaw
	(要)	(窖)	(舀)	(躍)
[ou]	ou	our	oou	ow
	(歐)	(猴)	(斗)	(豆)
[iou]	iou	you	eou	iow
	(憂)	(油)	(有)	(又)
[ɛ]	el	erl	eel	ell
	(日)	(兒)	(耳)	(二)
[ɛ̃]	an	arn	aan	ann
	(丹)	(檀)	(憚)	(但)
[lɛ̃]	ian	yan	ean	iann
	(天)	(田)	(忝)	(奠)
[uæ]	uan	wan	oan	uann
	(官川宣)	(環船全)	(緩喘選)	(換撰算)
[yɛ̃]	iuān	yuan	euan	iuann
	(冤)	(元)	(遠)	(怨)
[ɛ̃]	en	ern	een	enn
	(眞)	(陳)	(審)	(甚)
[iɛ̃]	in	yn	iin	inn
	(陰)	(銀)	(引)	(胤)
[uɛ̃]	uen	wen	oen	uenn
	(溫諄尊)	(屯純存)	(衰準損)	(棍順寸)

[yẽ]	iun (君)	yun (裙)	eun (菌)	iunn (郡)
[ã]	ang (岡)	arng (唐)	aang (黨)	anq (當)
[iã]	iang (央)	yang (陽)	eang (養)	ianq (漾)
[uã]	uang (汪莊)	wang (黃床)	oang (廣創)	uanq (况壯)
[Ã]	*eng (登)	erng (騰)	eeng (等)	enq (橙)
[iã]	ing (京)	yng (倩)	iing (請)	inq (慶)
[uã]	ueng (公中宗)	weng (紅蟲從)	oeng (董充腫)	uenq (凍重送)
[yã]	iung (胸)	yung (雄)	eung (勇)	iunq (用)

這套羅馬字大體是跟國語羅馬字相同的。聲母裏的 [t] [t'] 兩音也跟 [tɕ] [tɕ'] [tɕ] [tɕ'] 兩組一樣，都不會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出現，所以我把這三組歸納作一個音位。y, w, yu 三母是為變調跟不拼聲母的純韻用的，並沒有特異的音值。

韻母裏的 [ə] [e] 兩韻，因為音值相差很遠，所以分作 o, e, ai 三個音位。收 -n 跟 -ng 的韻在羅馬字的形體上雖然有分別而實際的音值却都是鼻韻 [̃]；並且 -n 前面的 a, e 跟 -ng 前面 a, e 音值也不相同。還有合口呼的韻頭 u 雖然在 ts 組聲母後變作 ɥ-, 在 ts 組聲母後變作 ɥ-, 可是從來不會同時出現，所以仍然把牠們併成一個音位。至於 ueng, iung 兩韻跟國語 ong, iong 不同，那不過是寫法的差異罷了。總之，我們為書寫上跟印刷上的便利製定代表音類的羅馬字固然不得不力求簡單，可是要想知道牠們的確切音值，那就非得參閱國際音標的注音不可了。這種精粗的分別正是審音跟應用的不同之點。

(3) 咸陽單字音表

根據上面所得的聲類，韻類跟調類，我們就可以有左列的單字音表：

[illegible]

由這個表我們可以知道：

- (1) 脣聲祇跟 u 元音拼而不跟 u- 類的合口韻母及 iu, iu- 類的撮口韻母拼；
- (2) 齒脣聲不跟 i 及 i- 類的齊齒韻母拼；
- (3) 舌尖聲 d, t, 不跟撮口韻母拼；
- (4) 舌根聲及舌尖聲 tz, ts, s 不跟齊齒撮口兩類韻母拼；
- (5) ng 聲不跟齊齒，撮口及合口三類韻母拼；n 聲不跟齊齒撮口兩類韻母拼；gn 聲不跟開口合口兩類韻母拼；
- (6) j, ch, sh 三聲在開口合口兩類的音值跟在齊齒撮口兩類裏的不同（由古舌上及正齒的開口三等變來的字音值尤為特別）；
- (7) 鼻聲 m, n, gn 及邊聲 l 的陰平字，除去少數例外（如 m 聲的媽，摸；n 聲的囊；l 聲的倆等。），都是由古入聲字變來的；
- (8) y 韻祇跟 j, tz 兩組聲母拼；
- (9) e 韻祇跟 j 組聲母拼；
- (10) el 韻不跟任何聲母拼；
- (11) 開口韻母，除 el 韻外，沒有不跟聲母相拼的純韻。

以上這幾條除去（5）（7）（9）（11）四條以外，都跟北平音相同。

（三）咸陽方音與中古音的比較

要想研究現代方言的演變，最好拿古音作起點。因為方音與方音之間祇是兄弟的關係而沒有父子的關係，惟有從古音演生出來的音變纔可以作我們創通“音律”（sound law）的準備。由音韻沿革上看，可以作我們研究根據的以切韻音系為最完備，所以現在就拿三十六字母及廣韻為準以探討咸陽方音中聲韻調的來源。

（1）咸陽方音跟三十六字母的比較

廣韻的聲母共有四十七類，然而除去照穿牀審的二三等及喻母的三四等外其他與三十六字母不同的各類，如古居，苦丘等都是同一“音位”似可不必另分；至於非敷奉微四母在廣韻中雖未分化而討論宋朝以後的音却非另外分出來不可；所以，為簡便起見，我們還沿用等韻家的三十六字母，遇有分別等列的必要時再特別標明。

咸陽聲母跟三十六字母不同的地方有以下的十三點：

- (a) 全濁並 [b'] 定 [d'] 羣 [g'] 澄 [d'] 從 [dz'] 牀 [dz'] (二等) 六母平聲變同次清，仄聲變同全清。
- (b) 全濁奉 [b'v] 匣 [ɣ] 邪 [z] 禪 [ʒ] 四母跟全清非 [pf] 曉 [x] 心 [s] 審 [ʃ] 四母合併。
- (c) 次濁明 [m] 微 [ɱ] 來 [l] 三母的分類與古無異，惟微母的音值變為齒唇摩擦聲 [v]。
- (d) 次濁疑 [ŋ] 母開口一二等保存古讀 [ŋ]，開口三四等多數變 [ɲ] 少數變 [i]，合口一二等變 [ü] 三四等變 [y]。
- (e) 次濁泥 [n] 娘 [ɲ] 兩母一二等讀 [n] 三四等讀 [ɲ]；娘母間亦變入來日。
- (f) 次濁日 [nʒ] 母今讀舌尖後帶音摩擦音 [ʒ]，惟止攝字變為 [ʃ] 音。
- (g) 輕唇非 [pf] 敷 [pf'] 兩母不分。
- (h) 舌上音知 [tʃ] 徹 [tʃ'] (澄) 跟正齒音照 [tʃ] 穿 [tʃ'] (牀) 不分；惟開口二等讀作 [ts] [s'] 與齒頭音精清混；開口三等除去支脂之祭的舌上音及麻韻的正齒音讀作 [tʃ] [tʃ']，支脂之祭的正齒音讀作 [ts] [ts'] 以外，都變作舌尖後破裂音 [tʃ] [tʃ']；所有合口字則一律讀作 [ʃ] [tʃ']。
- (i) 正齒審 (禪) 母除在支脂之韻中讀同心母，其餘都讀作 [ʃ]，沒有二三等的分別。
- (j) 正齒牀 [dz] 母三等變為摩擦聲 [ʃ]，亦與審母相混。
- (k) 影 [ʔ] 母開口一等變為舌根鼻聲 [ŋ] 跟疑母混淆；開口三四等讀 [i]，合口一二等讀 [ü]，三四等讀 [y]。
- (l) 喻母沒有三四等的分別，都讀作 [i]，但“爲帷”等讀 [ü]，“帷”變 [v]，“銳”變 [ʒ]。
- (m) 牙音見溪 (羣) 曉 (匣) 的三四等跟齒頭音精清 (從) 心 (邪) 諸母的四等分化作舌面前音 [tʃ] [tʃ'] [ʃ]；其一二等還跟古音一樣。
- 總括以上所說，可以列成下面的比較表：

咸陽聲母與三十六母比較表

咸陽聲母	三十六字母	例	外
[p] b	邦,並(仄)		
[p'] p	滂,並(平)	幫母“波,杯,”並母入聲“僕”	
[m] m	明		
[f] f	非,敷,奉	溪母“苦,綉,窟”等字白話變 f	
[v] v	微	喻母“惟”	
[t] d	端,定(仄)		
[t'] t	透,定(平)	定母入聲德韻“特”合韻“沓”等,盍韻“踢”等讀 [t'] 陰平,沒韻“突”讀 [t'] 陽平	
[n] n	泥(一)娘(二)		
[l] l	來	泥母“農”等;娘母合口少數字	
[l](併入j)	知,澄(仄)照開口三等	惟支脂之祭韻舌上讀 [tʂ], 正齒讀 [tʂ]; 麻韻正齒讀 [tʂ]	
[l'](併入ch)	徹,澄穿開口三等	惟支脂之祭韻舌上讀 [tʂ'], 正齒讀 [tʂ']; 麻韻正齒讀 [tʂ']	
[tʂ] j	知,澄(仄)合口及支脂之祭開三;照合口及麻韻開三		
[tʂ'] ch	徹,澄(平)合口及支脂之祭開三;穿合口及麻韻開三	禪母“常乘成承讎”等	
[ʂ] sh	審禪牀(三)	穿母“樞俶”等	
[ʐ] r	日	喻母“銳”,娘(開三)少數字	
[tʂ] tʂ	精(一)從(仄一)知(開二)澄(開二)照(支脂之祭開)牀(開二仄)		
[tʂ'] tʂ	清(一)從(平一)徹(開二)澄(開二平)穿(支脂之祭開)牀(開二平)		
[s] s	心(一)邪,審禪(支脂之祭開)		
[tʂ] j (i)	見(三四)羣(仄)精(四)從(仄四)		
[tʂ'] ch (i)	溪(三四)羣(平)清(四)從(平四)		
[ɲ] ɲ	泥(四)娘(三)疑(開三四)	匣母“肴”	
[ʂ] sh (i)	曉匣(三)心(四)邪(四)	溪母“溪”	
[k] g	見(一二)羣(仄)		
[k'] k	溪(一二)羣(平)		
[ŋ] ɲ	疑(開一)影(開一)		
[x] h	曉匣	溪母“恢”	
○ { i u iu	喻影(開三四)疑	曉母“諳”疑母“堯言研”	
	影(合二)疑(合一二)	喻母“爲帷”等,疑母合口三等“危”	
	影(合三四)疑(合三四)		

(2) 咸陽韻母與廣韻韻部的比較

咸陽韻母跟廣韻韻部的異同，據我歸納的結果可以提出下列十六個要點：

- (a) 假攝開口二等 [麻^a] 牙喉兩音變 [ia] 其餘讀 [a]；合口二等 [ua] 讀 [ua]；開口三等除“嗟”字讀 [-y^a] 外，其餘的變作 [ɛ][iɛ]。
- (b) 果攝 [歌^a，戈^{ua}] 祇有歌韻牙音及曉匣兩母讀 [ə]，其餘都讀 [uə]。
- (c) 遇攝一等 [模^{uo}] 讀 [u]，齒頭音變 [ʏ]，泥來兩母變 [ou]；三等 [魚^{io}，虞^{iu}] 讀 [y]，輕唇音變 [u]，舌上音及正齒音變 [ʏ]。
- (d) 蟹攝開口一等 [哈^{ai}，泰^{a:i}] 及二等 [皆^{ai}，佳^{a:i}，夬^{a:i}] 都讀 [æɛ]，但佳韻“佳”變 [ia]“街”變 [iɛ]，皆韻“皆諧”變 [iɛ]；三等 [祭^{iæi}，廢^{iwæi}] 及四等 [齊^{iei}] 都讀 [i]，但祭韻的舌上，正齒，齒頭等音變作 [ɿ] 或 [ʏ]。合口一等 [灰^{uai}，泰^{ua:i}]，三等 [祭^{iwæi}，廢^{iwæi}] 跟四等 [齊^{iwei}] 都讀 [uei]；二等皆 [wai] 讀 [uai]，佳 [wa:i] 讀 [ua]。
- (e) 止攝開口 [支^{iə}，脂ⁱ，之^{i:}，微^{əi}] 讀 [i]，合口 [支^{wiə}，脂^{wi}，之^{wi:}，微^{wəi}] 讀 [uei] 跟蟹攝的三四等一樣；支脂之開口的舌上，正齒，齒頭變作 [ɿ] 或 [ʏ]，亦跟祭韻開口相似。至於“兒爾二”等字變作 [ɛ] 音那是受聲母類化的影響。
- (f) 效攝一等 [豪^{au}] 讀 [au]，四等 [蕭^{ieu}] 讀 [iau]；二等 [肴^{au}] 牙喉兩音變 [i'au]，餘仍讀 [au]；三等 [宵^{iəu}] 舌上，正齒變 [au] 其餘都讀 [iau]。
- (g) 流攝一等 [侯^{əu}] 讀 [ou]；三等 [尤^{iəu}] 跟四等 [幽^{iəu}] 讀 [iou]，但唇音變 [u] 跟模韻相混。
- (h) 咸攝一等 [覃^{am}，談^{am}] 二等 [咸^{am}，銜^{am}] 三等 [凡^{iwəm}] 跟山攝開口一等 [寒^{an}] 二等 [刪^{an}，山^{an}] 都讀作 [ǣ]；但山刪咸銜的牙音跟曉匣兩母變 [iǣ]。咸攝三等 [鹽^{iəm}，嚴^{iəm}]，四等 [添^{iem}] 跟山攝開口三等 [仙^{iəm}，元^{iəm}] 四等 [先^{ien}] 都讀 [iǣ]；但鹽仙的舌上正齒變 [ǣ]。山攝合口一等 [桓^{uan}] 二等 [刪^{wa:n}，山^{wan}] 讀 [uǣ]；三等 [仙^{iwən}，元^{iwən}] 四等 [先^{iwen}] 讀 [yǣ]，但仙韻合口的舌上正

齒音，跟元韻合口的輕唇音都變作 [uǣ]。

- (i) 臻攝開口一等 [痕ən] 二等 [臻en] 讀 [ǝ]；三等 [眞 ien 欣 iən] 跟深攝 [侵 iəm] 讀 [iǝ]；但眞侵兩韻的舌上正齒音變 [ǝ]。臻攝合口一等 [魂uən] 讀 [uǝ]；三等 [諄 iuen, 文 iuən] 讀 [yǝ]，但諄韻的舌上正齒音跟文韻輕唇音都變 [uǝ]。
- (j) 宕攝開口一等 [唐əŋ] 讀 [ǣ]；三等 [陽 iəŋ] 的舌上正齒音讀 [ǣ]，正齒音二等變 [uǣ]，其餘的都讀 [iǣ]；江攝 [江 əŋ] 唇音讀 [ǣ]，牙音喉音讀 [iǣ]，舌上，正齒，半舌變 [uǣ]。宕攝合口一等 [唐 wəŋ] 跟三等 [陽 i wəŋ] 都讀 [uǣ]。
- (k) 曾攝開口一等 [登 əŋ] 讀 [ǣ̃]；三等 [蒸 iəŋ] 舌上正齒讀 [ǣ̃]，其餘讀 [iǣ̃]；梗攝開口二等 [庚 ɐŋ, 耕 ɛŋ] 讀 [ǣ̃]；三等 [清 iəŋ, 庚 iɐŋ] 跟四等 [青 ien] 讀 [iǣ̃]。曾攝合口一等 [登 wəŋ]，二等 [庚 wɐŋ, 耕 wɛŋ] 讀 [uǣ̃]；三等 [清 i wəŋ, 庚 i wɐŋ] 跟四等 [青 i wen] 讀 [yǣ̃]。通攝 [東 ung, iun 冬 uon 鍾 iuon] 大部分都讀 [uǣ̃]；但唇音變 [ǣ̃]，又三等的喉音牙音（除去見母跟溪母的一部分）讀 [yǣ̃]，同梗攝三四等的合口變成一韻。
- (l) 咸攝入聲一等 [合 əp 盍 əp]，二等 [洽 əp, 狎 əp]，三等 [乏 i wɐp] 跟山攝入聲開口一等 [曷 ət] 二等 [黠 ət, 鎋 ət] 都讀作 [ə]；但洽狎黠鎋的牙音喉音變 [ia]，曷韻喉音變 [uə]。咸攝入聲三等 [葉 iəp, 業 iɐp] 四等 [戛 iep] 跟山攝入聲開口三等 [薛 iəst 月 iɐst] 四等 [屑 iet] 都讀作 [ie]，祇有葉業薛的舌上，正齒音變 [E]。山攝入聲合口二等 [黠 uat 鎋 uat] 讀 ua，三等 [薛 i wəst 月 i wɐst] 四等 [屑 i wet] 讀 [yE]；但末韻 [uat] 變 [uə]，月韻輕唇變 [ə]，薛韻舌上正齒變 [uE]。
- (m) 深攝入聲 [緝 iəp] 跟臻攝入聲開口三等 [質 iet, 迄 iet]，曾攝入聲開口三等 [職 iək] 梗攝入聲開口三等 [昔 iək] 四等 [錫 iek] 都讀作 [i]；但質職兩韻的舌上正齒音跟臻攝入聲開口二等的櫛韻 [et] 一樣變 [ɿ]，臻攝入聲合口一等 [沒 uet] 三等 [術 iuet, 物 iuet] 跟曾攝入聲合口三等 [職 i wək]

梗攝入聲合口四等 [昔 iwæk 錫 iwek] 通攝入聲三等 [屋 iuk 燭 iuok]，一律讀作 [y]；但沒物兩韻的唇音變 [ə]。

(n) 曾攝入聲一等 [德 ək, wək] 跟梗攝入聲二等 [陌 ək, wək, 麥 ək, wək] 開口都讀作 [ei]，合口都讀作 [uei]。

(o) 宕攝入聲一等 [ak, uak]，除牙音讀 [ə] 外，其餘都讀作 [uə]；三等 [藥 iak, iwak] 跟江攝入聲 [覺 ək] 讀 [yə]，但藥韻的舌上正齒音跟覺韻的重唇音都變 [ə]。

(p) 通攝入聲一等 [屋 uk, 沃 uok] 跟三等 [燭 iuok] 的輕唇音都讀作 [u]；但屋韻來日紐變 [ou]。

由這十六點看來，我們可以說廣韻韻部在咸陽方音裏也跟別的“官話”方言一樣，是簡化得很厲害的。等韻家所定的十六攝在咸陽方音裏止蟹不分；咸山不分；深臻不分；宕江不分；梗曾通不分；能獨立的祇有“陰韻”假果遇效流五攝：所以結果祇剩下十攝了。至於入聲呢，咸山攝一二等混入假攝舒聲，三四等演生出 [ɛ] 韻；深臻梗曾四攝一二等演生出 [ei] 韻，三四等混入假攝舒聲；宕江攝混入果攝舒聲；通攝混入遇攝舒聲：所以咸陽的韻攝在由廣韻變來的十攝以外，還得加上從止攝齒音字變來的 [ɿ, ʅ] 從止攝日母字變來的 [ɐ] 跟從入聲演生的 [ɛ], [ei]：一共應該有十四個“音位”，大體上是跟國音相同的。

總括以上所說，我們可以列成下面的比較表：

咸陽韻母與廣韻韻部比較表

咸陽韻母	廣韻韻部	例 外
[ɿ] y	支脂之祭櫛質職的舌上，正齒，齒頭音字。	
[i] i	支脂之微齊祭廢緝質迄職昔錫的開口	陌韻“戟隙逆”等
[u]	模；魚虞尤跟屋三等的輕唇；屋(一)沃	
[ʉ] u	魚虞術的舌上正齒音	
[ɿ]	模的齒頭音	

[y] iu	魚虞；沒術物；屋(三)燭；錫(合)	
[ɑ] a	麻(二)；合盍洽狎黠鑑乏；月的輕唇	夬韵“話”，泰韵“大”——但“ <u>大夫</u> ”“ <u>大概</u> ”仍讀 ai。
[ia] ia	麻(二)洽狎黠鑑的牙喉音	佳韵“佳”
[ua] } [ɥɑ] }	ua 麻(二)佳黠鑑的合口 同上的舌上正齒音	
[ya] iua	麻四等“嗟”字	
[ə] o	歌鐸的牙音跟沒物的唇音	合韵“閑盭”，盍韵“顏榼”
[uə] } [ɥə] }	uo 歌戈鐸末；曷的喉音；覺的重唇 藥的舌上正齒音 歌戈鐸末的齒頭音	合韵“合飲”，盍韵“盍飲” 黠韵“窺肉”
[yə] iuo	藥覺	
[æɛ] ai	哈夬；泰佳的開口	
[uæɛ] uai	皆(合)	泰韵合口“僧檜外”等——但“ <u>外家</u> ”讀 uei；質韵“牽”
[ɛ] e	麻(開三)；薛(開)葉業的舌上正齒音	
[iɛ] ie	麻(開四)；月薛的開口；葉業帖	佳韵“街”；皆韵“皆諧”。
[ɥɛ] ue	薛(合)的舌上正齒音	
[yɛ] iue	月薛屑的合口	
[ei] ei	德陌麥的開口	泰韵“貝需旆昧”等；櫛韵“瑟”字
[uei] } [ɥei] }	uei 灰支脂微泰廢祭齊德陌麥的合口 支脂祭合口的舌上正齒音 灰泰支脂祭合口的齒頭音	

咸陽韻母	廣 韻 韻 部	例 外
[ou]	豪肴；宵的舌上正齒音	
[iau]	蕭宵；肴的牙音喉音	
[ou]	侯；模的泥來兩母；屋的來日兩母	
[iou]	尤幽	
[ɐ]	支脂之質的日母	
[æ]	覃談咸銜凡寒；刪山的開口；鹽仙的舌上正齒音	
[iæ]	鹽嚴添；仙元先的開口；咸銜刪(開)山(開)的牙音跟曉匣兩母	
[uæ]	桓；刪山的合口；元(合)的輕唇音	
[ɥæ]	仙(合)的舌上正齒	
[ɥæ]	桓的齒頭音	
[yæ]	仙元先的合口	
[õ]	痕臻；侵真的舌上正齒音	
[iõ]	侵真(開)欣	痕韻“根”
[uõ]	魂；文的輕唇	
[ɥõ]	諄的舌上正齒	
[ɥõ]	魂的齒頭音	
[yõ]	諄文，真(合)	
[ã]	唐(開)；陽(開)的舌上正齒音；江的唇音	江韻“肛”
[iã]	陽(開)；江的牙喉音	
[uã]	唐陽的合口	
[ɥã]	江的舌上正齒；陽(開)的正齒二等字	
[ĩ]	登庚(二)耕的開口；蒸清開口的舌上正齒音	痕韻“吞”
[iĩ]	蒸庚(二)清青的開口	
[uĩ]	東(一)冬鍾；登庚(二)耕的合口	
[ɥĩ]	東(三)鍾的舌上正齒音	
[ɥĩ]	東冬的齒頭音	
[yĩ]	東(三)鍾；庚(三)清青的合口	

(3) 咸陽四聲跟古四聲的比較

咸陽方音跟大部分的“官話”方言一樣祇有“陰”“陽”“上”“去”四種聲調。牠同古四聲的差異第一在平聲的分化，第二在入聲的消變。我們要問“陰”“陽”從那裏來的？入聲跑那裏去了？那就得牽涉到古聲母的問題。牠們中間的交互關係有下列的三點：

- (a) 從全濁並奉定澄羣從邪牀禪匣喻變來的字平聲讀作次清的陽平，入聲讀作全清的陽平；上去變為全清而聲調都跟本來的清去沒有分別。
- (b) 次濁明微泥娘疑來日七母的字聲母仍帶音，但平聲讀作陽平，入聲變為陰平，上去的聲調跟清聲字沒有分別。
- (c) 全清幫非端知見照精心審曉影跟次清滂敷透徹穿清等母的字平上去都讀本類的陰調，祇有入聲變作陰平。

由這三點看來，我們可以說咸陽調類的來源，除去入聲變化的條例以外，大體都跟北平音相同的。牠跟古聲母的錯綜關係略如下表所示：

咸陽聲調與古四聲及聲母關係表

古四聲 聲母清濁 咸陽四聲	平		上		去		入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全濁	次濁
陰	幫心滂 非審敷 端影透 知曉徹 見溪 精照穿 清	例 外 並定母 母(突) (毫)字					幫心滂 非審敷 端影透 知曉徹 見溪 精照穿 清		明微泥娘疑來日
陽	例 外 透母(忒)字	邪禪喻匣 並奉定澄羣從牀						禪喻匣 並奉定澄羣從邪	例 外 日二等字 母兒耳
上			幫心滂 非審敷 端影透 知曉徹 見溪 精照穿 清	明微泥娘疑來日					
去				邪禪喻匣 並奉定澄羣從牀	幫心滂 非審敷 端影透 知曉徹 見溪 精照穿 清	禪喻匣 並奉定澄羣從牀	明微泥娘疑來日		

(四) 標音舉例

(1) 漢字文

有一回，北風跟太陽在一打呢爭誰的本事大；正吵着，來了一個走路的，身上穿着一件厚棉袍子。他倆就商量好，說麼誰先叫這走路的把他的袍子脫了就算誰本事大。北風就鼓勁儘刮儘刮，可是他刮的越利害，奈(音)個人把袍子裹的越緊。到後來北風沒法兒，只好算了。一會兒，太陽出來，鼓勁一晒，奈(音)走路的把袍子就給脫了。北風才不敢不說到底還是人家太陽比他本事大些兒。

(2) 國際音標

iou\ ii\ xuei\ || pei\ fã\ kã\ t'æ\ ia\ tsæ\ i\ ta\ ni\ tsã\ sei\ ti\ pẽ\ s1\ ta\ || tã\ ts'au\ ts'le\ læ\ liau\ i\ kə\ tsou\ lou\ ti\ sã\ sã\ ts'ũ\ ts'le\ i\ tɕiã\ xou\ miã\ p'au\ ts1\ || t'a\ lia\ tsou\ sã\ liã\ xau\ s'le\ mə\ sei\ ɕiã\ tɕiau\ ts'le\ tsou\ lou\ ti\ pa\ t'a\ ti\ p'au\ ts1\ t'uoc\ liau\ || tsou\ sũ\ sei\ pẽ\ s1\ ta\ || pei\ fã\ tsou\ ku\ tɕiã\ tɕiã\ kua\ tɕiã\ kua\ || k'ə\ s1\ t'a\ kua\ ti\ yɛ\ li\ xæ\ || næ\ kə\ zẽ\ pa\ p'au\ ts1\ kuoc\ ti\ yɛ\ tɕiã\ || tau\ xou\ læ\ || pei\ fã\ mə\ far\ || ts1\ xau\ sũ\ lia\ || i\ xueir\ || t'æ\ iã\ ts'ũ\ læ\ ku\ tɕiã\ i\ sæ\ || næ\ tsou\ lou\ ti\ pa\ p'au\ ts1\ tsou\ kei\ t'uoc\ lia\ || pei\ fã\ ts'æ\ pu\ kã\ pu\ s'le\ tau\ ti\ xæ\ s1\ pia\ t'æ\ iã\ pi\ t'a\ pẽ\ s1\ ta\ ɕir\ ||

(3) 咸陽音羅馬字

Yeou i hwei, Beeifeng gan Tayyang tzay idaagni tzeng seir di beensyh dah; jenq tsao jo, lai leao igoh tzooulowdi, shenshaang chuan jo ijiann how mianpaurtz. Talea tzow shanglyang hao, sho mo: seir shian jiaow jo tzooulowdi baa taadi paotz tuoleou, tzow suann seir bensyh dah. Beeifeng tzow guujinn jiingua vx, kooshyh, ta guadi yue libhay, naygo ren baa paurtz guoodi yue jiin. daw howlai, Beeifeng moofael, jyy hao suann lea. Ihueyel tayyang chu lai guujinn i say, nay tzooulowdi baa paurtz tzow geei tuo lea. Beeifeng tsair bugaan bu sho dawdii hairsyh gnia Tayyang bii ta beensyh dah shiel.

作者略傳

劉文錦字仲繡，甘肅環縣人。清同治間，其祖因避回亂移居陝西之咸陽。家世業農而獨能刻苦力學。民國十三年余主西北大學國學專修科講席，錦從而問業，頗喜音韻訓詁之學，於及門諸子中最爲勤勉。處境素寒，嘗服務西北大學圖書館以助膏火，公餘乃得盡披館中藏書，所學因以日進。蜀中吳芳吉先生極稱許之，且形諸歌詠。嘗欲本戴東原轉語例作表以驗之方言，並通考說文全部諧聲，春秋三傳異文，四家詩異文及漢儒讀若諸例以究音變軌則與夫音義相關之理。又考秦中方言之難通者，揆諸音理，以上稽說文爾雅方言釋名諸書，爲之疏通詮釋，共得百餘條。其精者率能不泥不鑿，儼然如析符之復合。復彙輯楊雄方言中所稱：“秦謂之某”，“秦曰某”，“秦或曰某”，“若秦言某”，“秦言某謂之某”，“某秦之通語”，“秦之舊都謂之某”，“秦之西鄙言某爲某”，“周秦曰某”，“三輔謂之某”，“關西曰某”，“自關而西謂之某”，“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某”，“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某”者，凡數十條，參之郭註，證以今音，成關中漢代方言之研究一卷，於古之所謂秦語而今不存其辭者概不妄加比附。十六年余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錦時來書請益，載憤載排，求知若渴。及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廣州，丁山先生有編纂經籍字典之議，輯材排比，助理需人，因商得傅孟真丁山兩先生同意延其來所研究，並助成斯業。錦應聘，即於十八年春，自秦而粵，負笈南遊。居粵半載，復隨史語所移平，以性喜語言音韻之學，自請改隸第二組，因獲從趙元任先生治語音學，並於暇時兼習日文。一年之間，晝則佐余著譯，夜則黽勉自修，學業益進，成績斐然，而夙染肺疾，亦因之增劇！先是錦就學長安時，嘗因陝西教育廳召集全省教育會議之便，以注音符號增加閩音數母，試記秦中方音九十二縣，雖工具疏略，難盡精詳，然心知其意，口擬其音，固非好學深思者弗克臻此！元任先生以其耳聰心細，欲派之返陝重加調查，會以疾發，遂未果行。乃於十九年秋請假就醫，先後療養於西山病院者半年，北海紅十字會醫院者一年。自以病榻纏綿，健復無望，遂於二十一年三月召其弟文煥迎之返里。未及半年而死訊竟至！惜哉！錦生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卒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一月十一日即夏歷壬申十月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三。妻李氏益吾，有女二均幼，以弟子爲嗣。所著潘耒類音跋，洪武正韻聲類考，記咸陽方言均載本所集刊；秦中方言考，關中漢代方言之研究別載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其未刊者，尚有說文諧聲聲變考，關中方音調查初稿，大矢透韻鏡考譯稿等數種：天假之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此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羅常培識於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